

## 爱乐乐团的蓝图——

# 愿爱乐之城 有更多爱乐人

上海爱乐乐团二号楼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交响乐是个窗口,对外也对内。

爱乐扎根于这个城市,受其文化底蕴滋养,长成的姿态,自然包含这座城的气质和风貌。

对外,当世界的目光聚焦,感受爱乐便能品得上海气质。对内,当爱乐观照到城市每个人,音乐的力量会让这座城成为真正的爱乐之城。

随着上海爱乐乐团(以下简称爱乐)回搬“老家”武定西路1498号,修葺一新的场馆也迎来了“新人”——第三任艺术总监张艺。昨日,张艺向记者娓娓道来他的“爱乐蓝图”。

在接下来的五年任期里,这位曾获享有德国指挥界“活化石”之称的指挥家马克思·博默教授悉心教导的中国指挥家将尽力做好三件事:拿出修复保护建筑般的匠人精神,重新“雕塑”爱乐的各个声部,让他们更为融洽和谐凝成“同一个声音”;助推原创作品走向世界,努力开创交响乐“中国学派”;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将爱乐真正还给这座城,让城中人都能走近爱乐,走近其实并不遥远的交响世界。

如果说,十九世纪是作曲家时代,二十世纪是指挥家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就是乐团的时代。在张艺看来,即便是当今最牛剧团如柏林爱乐,也是在近半个世纪突飞猛进、出类拔萃的。

“现在我们听柏林爱乐的现场,哪怕难度极高的作品,也几乎听不到任何瑕疵。可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卡拉扬为柏林爱乐排《马勒第五交响曲》,还足足排了5个月。”在张艺看来,得天独厚的潜台词就是勤加练习、自我完善。

和欧洲顶尖乐团动辄百余年历史相比,中国交响是在用几十年的时间,追赶着别人三个世纪才完成的“进化”。“起步虽晚,可脚步并不慢。”张艺直言,当务之急还是逐个声部精雕细琢:“打牢地基,才能看到金字塔顶尖的辉煌。”

当然,无论是德奥学派、或是俄罗斯学派,交响乐作品多数还是植根于西方文化的音乐艺术,要真正

奏出中国的交响之声,就要打造中国的原创作品,让世界听见,被别人演奏。“是时候努力开创‘中国学派’了。不要因为觉得交响乐是舶来品,我们的《黄河》《梁祝》也应当被不断演绎。”

张艺认为,不论是在国内巡演,或是面向世界,中国乐团就应该有这样的底气,多多演奏中国优秀的原创作品,“不要总挑选‘小作品’,‘大部头’也要常常演。”未来爱乐出国巡演,张艺就计划带中西两套曲目,可以有德奥经典,也要有“中国声音”。

无论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或是西方古典交响音乐,都难以逃离一个怪圈,就是原本广为盛行的局面,往往随着时代变迁,被以“高贵”之名“束之高阁”。张艺认为:“很多时候,让古典变得遥远的未必是时代,或是民众,而是我们自己。”在他看来,要普及交响,首先就要端正态度。

从根子上说,除了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古典作品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交响乐团而言都非本源。可为什么英国、美国交响乐团就后来居上了?关键是放松的心态,和脚踏实地的普及。在英国,作曲家亨利·珀塞尔和本杰明·布里顿创作了一部很有名的管弦乐作品叫做《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就是专为不了解管弦乐队的人介绍各乐器音乐特征而编写的一首管弦乐。

张艺乍听这曲子时,惊讶于作曲者能以如此精巧的结构铺陈,让各个声部中的乐器都得以恰到好处地“自我展示”。同时,也感叹英国曾在交响普及上的用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写一部中国版的《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呢?以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民族

音乐元素谱写曲目,展现不同乐器特色。”好友于京君很快就投入了中国版的创作,两人商量着,爱乐2018-2019乐季,不如就此开篇。

当然,爱乐的交响普及力度还不止此。整修一新的室内乐厅、主楼前郁郁葱葱的草坪,未来都将是交响乐普及的阵地。张艺的理想是:城中每个人都能来聆听爱乐之声。但凡条件允许,适当开放排练,或是定期普及讲座、惠民演出,都理所当然。他甚至强调:“演出前的普及讲座最好有指挥亲自来讲,毕竟唯有他最了解曲目将被怎样演绎,而这分享的过程,也是能加深理解的过程。”

本报记者 朱渊



第三任艺术总监张艺



寿康宫内景

相关链接

## 原状展的特点

“原状展”复原了当时环境,涉及到古建、内檐、灯光、文物、文物复制等方面。以一件宫内炕上所用的丝织品为例,光手绣就要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复制任务也得由国内最优秀的非遗传承人或

艺术大师担纲,按照当年宫廷标准进行复制。这样才能极大可能体现出原状展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很多年后,非遗传承人现在的作品也变相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了。

##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博物馆里墙上的一幅画的来历、架上一个花瓶的工艺,都只能从一旁的文字解说中窥得,而这个花瓶为何要放在这幅画旁边呢?如今,故宫正在筹备“珍宝馆·太上皇宫——原状陈列展”,将首次复原宫廷生活的情景,并拍摄相关纪录片,让更多观众能在网上通过视频360度无死角全方位了解清宫戏、穿越小说中未曾普及到的史实,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化和精神要义。

### 文物各就各位

该展览的重点就是文物的“归位”——回到它本来就身处的环境。“太上皇宫”是乾隆为自己造的宫殿。众所周知的“珍宝馆”其实是乾隆的“太上皇宫”。

故宫原状研究所副所长刘政宏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物”其实本来都是宫廷生活里的物件。它们可能原本是皇后大寿时所用过的果盘、踏过的地毯、靠过的坐垫……它们都曾经在现实生活发挥实际功用。把这些生活用品恢复到真实的环境中去,如同把植物移植到现实的土壤中,让其继续生长。而这样的展览惟有故宫可以办得到,因为只有故宫至今拥有最完整的大型宫殿群。观众步入其中有身临其境之感。在一些影视城中体验的所谓“穿越”,相比之下,根本不值一提。

该展览从2016年开始筹备,2018年开放第一阶段,2019年开放第二阶段,历时4年,到2020年正式全部开放。

### 真品融入场景

2018年下半年计划开放的是珍宝馆中轴线边宁寿宫内的皇极殿和养心殿。养心殿作为太上皇帝的寝宫,一样有宝座“标配”,殿内有一个楠木制成的多宝阁,正在由故宫科技部的专家进行悉心修复,重新组装,约半年后整修完毕,多宝阁恢复之后将陈列皇帝赏玩的众多文物,因最大限度还原当时场景,所陈列的文物都是以真品出现。

东暖阁还将展出一件重要文物——金瓯永固杯,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时专用的酒杯,是一件重要的礼器。刘政宏介绍道,乐寿堂东西暖阁都是慈禧寝宫,包括慈禧时期的炕,用具都在原处。“进入明间,观众体味的是乾隆时期,两旁的暖阁就是慈禧时期。在观赏时,观众就能很容易地区分清中期清晚期的两种状态,从床帐被褥,刺绣风格,陈设品上都能觉察到时代的差别,明白这些内檐在历史上的变化。”

### 视频拓展视野

昨天在网上引起观众热议的故宫系列纪录片之一《唤醒时间的技艺》,展现了文物修复师王津及其团队,如何修复6只瑞士古董钟表的故事,由著名导演李少红执导,再现了因《我为故宫修文物》一片而被称为“故宫男神”的王津,面对传统文化的专注与虔诚。

据悉,“原状展”等工作情景,也将以视频形式记录,会成为纪录片素材,今后重新剪辑在网上播放。丰富的多媒体手段,可以让观众以主观视角360度全方位无死角观察文物,以及文物与文物之间的“对话”,乃至有多少文物专家为此付出了卓越智慧和辛勤汗水。如此,能让更多人了解国宝的前世今生,让文化能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得以传输、生长。

本报记者 徐翌晨

# 让更多观众「浸入」传统生活

故宫独创「原状陈列展」再现文物与文物之间的联系